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

刘志远 余德章 刘文杰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 汉代社会

刘志远 余德章 刘文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7780



文物出版社

957780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

刘志远 余德章 刘文杰编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3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1/32开 印张：5 插页：4

统一书号：11068·1174 定价：0.75元

前 言

四川汉代画像砖，是我国古代造型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东汉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之一，是封建官僚地主用以营建墓室的艺术装饰品。画像砖在墓内的位置是嵌在墓室或墓道两壁半腰，也有嵌在墓室后壁的。有的墓只嵌数方，有的墓嵌有数十方。如成都北郊昭觉寺东汉墓嵌二十三方；极个别的如新繁县一座建筑结构比较复杂的多室墓，嵌画像砖达五十四方之多。成都北郊羊子山第一号墓和成都西郊土桥东汉墓，则是画像砖与画像石刻同时出土。

画像砖自本世纪初以来，每有出土，民国期间发现略多，但开始时不被人们所重视。抗战期间，许多学者来川，其中有的对画像砖进行了收集和研究，这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是仍未经科学清理，对它在墓中的位置和意义还不甚清楚。

画像砖的大量出土，是在建国以后。最早发现的是砌墓砖侧印有铭文、图案和画像的少量条砖。如宜宾出土的两种有“永元六年”（东汉和帝时）铭文的砖；广汉县出土一种一侧为“永元八年”、另一侧则为“戏猿”画像的砖；彭县出土一种在砖面左有“延平元年”（东汉殇帝时）铭文，右为方形纹中带花蒂纹的图案砖。这些砖，我们称它为“纪年砖”。成都西郊还出土一种《亭前迎谒》和《西王母》画像的条砖。

画像砖大量出土于东汉晚期的墓内。这时期的画像砖的墓中，往往伴有桓、灵二帝时的“剪边五铢”和雕塑精美的陶俑

等。少量出土于蜀汉墓，砖侧有的也有纪年。

画像砖是用刻有画像的木范，压印在半干的土坯上再入窑烧成的，最后还在画面施以红、绿、橙黄、白等颜色，使画面更加富丽，增强了美感。我们常在不同地区，发现成套的画像砖，其中有的同模，有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但不同模。估计当时可能有专门制砖的处所，建墓时按其需要定制。

画像砖突破了西周以来造型艺术上的许多程式的束缚，转为现实主义的写实作风与夸张技法相间，其艺术造诣极高，充分反映了它的时代特色。成都出土的画像砖，近正方形（这种砖在大邑、郫县、新繁、崇庆等县均有出土），画面多呈薄肉雕，然后在浮雕上再加以突起的线条，如《舞乐百戏》、《容车侍从》、《耕车》、《传经讲学》、《西王母》等。《亭阙》、《车马过桥》则浮雕略高，人物清晰。《市井》、《庭院》又属一种用细线条来表现图象的技法，显得活泼而简练，线条流畅，图象生动别致，而且轮廓界限分明，更增加了层次效果。德阳、广汉、彭县等地出土的画像砖为长方形（德阳的略小），有的浮雕较高，立体感强，特别是马的形象塑造得尤为生动。《轺车》、《斧车》、《四骑吏》等画像中，跃跃欲腾的骏马，采用了圆肉雕的技法，马的肌肉丰腴，四肢瘦劲，显得矫健有力，形象逼真。婀娜多姿，翘袖折腰的《舞伎》，绚丽多采的《杂技》，优美生动的《播种》场面和《传经讲学》图上庄严肃穆的经师，均刻画得维妙维肖，真实动人，形成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独特的风格和浓厚的地方色彩。画像砖虽不是用笔绘出的，但运用线条健劲而生动，无论从表现方法和艺术形象上说，都具备了绘画的特征。因此，它也可以说是绘画的一种，是研究我国古代雕刻、绘画

艺术的珍品。汉画像砖，还有画像石艺术，不但继承和发展了更早时期的造型艺术的优良传统，而且开启了魏晋的雕刻、绘画艺术的发展道路。特别是雕刻，与佛教艺术交融，达到一个高峰，也还值得今天的艺术工作者借鉴。所以它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艺术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社会习俗、生产和生活情景，文献资料记录都较为有限，而且不很具体，只有依靠实物资料才能得到比较深入的了解。在众多的汉代文物中，画像砖是相当丰富多采的，它的写实风格，反映了墓主生前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看到当时社会的若干侧面。这就是画像砖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在此我们可举《盐井》画像砖为例来加以说明。

井盐的开采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汉代四川盐井和煮盐业驰名全国。井盐又是四川的特产。左思《蜀都赋》说：“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文选》卷四）东汉王充也称：“西州盐井，泉源深也。”（《论衡·别道篇》）《华阳国志》记载更多，并有天然气煮盐之说。然而这些古文献中，对于盐井的形制，开采的方法，盐场的环境，煮盐的情况等，均未作详细的记载。要对中国盐业史作全面的研究，必须要从文献以外的材料中去寻找。目前所见文物，唯有四川汉代《盐井》画像砖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形象史料。

在成都附近的东汉墓中，出土不少《盐井》画像砖，它直接反映了井盐开采和生产的全过程。从《盐井》图上得知：

一、汉代四川开凿的盐井较深，井上有高大的井架，其形制与近代的近似；井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省力的定滑轮装置，可以上下拉动绳索取卤，反映了四川在汉代凿井取卤的方法已

达到很高水平。

二、汉代盐场是座落在山峦重叠，树木丛生，野兽众多的山峪里。

三、采盐和熬煮盐鹵的地方距离不远，并采用比较科学的方法，通过竹枧将盐鹵输送至盐灶旁熬煮，取鹵和煮盐的两道工序是紧密相连的。

以上三点，大大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画像砖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同题材的画面达七、八十种。除四川省博物馆馆藏二百多方外，在重庆市博物馆、成都市文管处以及有关单位亦有所藏。内容极其丰富，涉及面十分广泛，展现了汉代的政治制度，生产劳动，城市、商业和交通运输，官僚地主生活以及舞乐百戏和神话传说等情况。所以画像砖可以补充史料，对它的研究和考证，有助于了解汉代的社会历史。

建国初期，我国美术、考古工作者先后编写过一些有关四川汉代画像砖的专著；以后四川又陆续出土许多画像砖。近年来新都、彭县出土的画像砖《播种》、《驱雀》、《木拱桥》、《薅秧》、《骑吏》、《骆驼击鼓》等是前所未有的；《酿酒》、《采莲》、《市井》、《轺车骖驾》、《西王母》等，内容虽与以前出土的基本相同，但系不同模具印制，图形也略有差异。它们的发现，丰富了本书。

本书收集了四川出土汉代画像砖的绝大部分图片，辅之以其它出土文物，并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试就六个方面对汉代社会生活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伟大的中华民族远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创作了这样光辉灿烂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我们为此而深感自豪。

213863

目 录

前 言..... (1)

一 郡县制政治生活的侧影..... (1)

官署和亭吏

“秋射”和官吏出行

二 农业生活的画象..... (27)

沃野千里和水利灌溉

水稻栽培与薅秧鼓

收获、贮藏及粮食加工

蚕桑和织机

种芋和家禽家畜的饲养

制盐和酿酒

三 城市、商业与水陆交通..... (53)

“华阙双遶 重门洞开”

市井容貌

林荫大道，亭舍相连

轺车和“木牛流马”

西南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

四 地主官吏的生活 (82)

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

养老风俗和“赈贍穷乏”

石室讲堂与传经讲学

凤鸟、朱雀——汉代流行的建筑饰物

五 舞乐百戏的发展 (108)

汉代乐舞的演出形式

鞞舞和盘舞

长袖舞、巾舞和鸿门宴的故事

飞剑跳丸，叠案冲狹

汉代俳优艺人的表演形象

六 画像砖（石）中的神话题材 (131)

西王母画像的故事

伏羲女娲与日月星辰画像

牛郎织女的画像和故事

其它神话方面的画像

后记

一 郡县制政治生活的侧影

四川是祖国西南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今日四川所辖的大部地区，古称巴蜀，谓之“巴山蜀水”，“巴蜀沃野”。秦并巴蜀后，置巴蜀二郡，汉置益州，唐分剑南道为东西二川，宋分益、梓、利、夔四路，谓之川峡四路。《四川通志》卷二说：“咸平四年（1001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四川的得名，约从宋代开始。

在古代，四川生息着巴人、蜀人和其它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和部族。公元前316年，巴蜀发生战争，巴求救于秦，秦灭了蜀，也并了巴。秦统一巴蜀后，在公元前285年以后，建立了郡县制度，实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增强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如修筑栈道，兴修水利，移民巴蜀，使巴蜀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西汉王朝在秦建立的郡县基础上，继续巩固和发展郡县制度，它以秦所置“郡太大”，又在四川先后设置广汉、南、犍为、越嶲、沈犁（后并入蜀郡）等郡，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加上秦时所置巴蜀二郡，先后共有八郡五十六县，大部分隶属益州^①。东汉郡县略有增减，但基本上与西汉相同。

郡县制成了汉代四川的基本的地方管理机构体制。它给当时的社会面貌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汉画像砖中清楚地反映出郡

县制这种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真实情况。

官署和亭吏

四川汉代画像砖中以政治生活为题材的画面，是了解汉代郡县制具体活动情况的重要资料。如广汉县出土的《考绩》画像砖（图一），画面的官府里，有一身着冠服、肃穆威严、席地而坐的官吏，他面前的案上陈放着简册，显然是下级官吏呈报的计簿。下面二人，一前一后跪于地上，前者可能是考核不及格，后一人正在执行上司的命令，对前者褫衣行罚。另一持板伏拜者，正在向上司呈报工作，身后一人准备接受上司对他的考核。这是反映地方官吏上计、考绩的场面。

上计之制见于战国，是封建政府对地方官吏的一种考绩制度。汉代封建政府继续推行此制。《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胡广之言以及《通典·食货·户口》记载，汉代郡国有专职



图一 《考绩》(拓片) 广汉县出土

的“上计史”。四川芦山县发现的汉代王晖石棺，棺首左侧刻有墓志铭曰：“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十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葬。呜呼哀哉！”等文字。封建朝廷对于郡县官吏实行定期的考核制度，郡、县官吏定期向中央政府和上级报告工作。汉代郡守职务“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赈）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②年终派计吏向朝廷呈报计簿，其内容包括郡内各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情况。县令（长）则是“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③，丞、尉以下，岁诣郡。政府根据其计簿反映的情况，“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困，收主者，掾史关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勅，为民除害也。”^④郡县官吏如不称职，朝廷和上级将收玺（印）免职。西汉政府实行了严密的编户制度，按照规定，非经政府允许，人民不得任意迁徙。每年八月，官府要查核一次户口。统治阶级把户口管理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一项重要标准。当时一些所谓“循吏”，很多就因任职期间“户口岁增”而受到皇帝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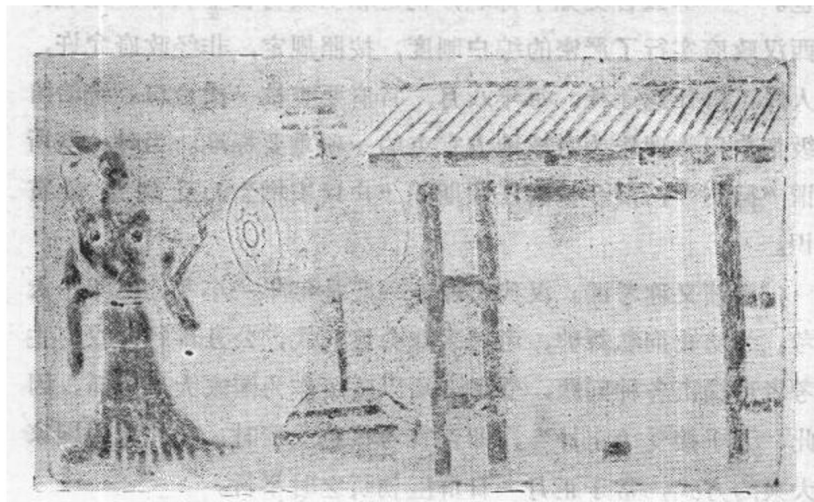
考绩又称考课。汉代考课，一般是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为防止徇私舞弊，考核采取会议形式，公开举行评议。主考者可提出各种问题，受考者须以政绩作为国家大事来抓，因此，天子接受“上计”，即百官考核总成绩时，往往采用国家大典的方式，常于正月一日群臣朝贺之时举行。

当时的考绩制度是与奖惩制度相结合的，有功则升，无功

则退退，而后有功者复可起用，不以一事定终身。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的发达和文化艺术上的光辉成就，是与政府具有较高的管理效能分不开的。

彭县出土的《寺门击鼓画》象砖（图二），画面上官寺门前置一建鼓，左边一身穿长服的鼓吏，持桴正要下击，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当时郡署衙门一般称府，县衙门一般称寺。《风俗通义》（《左传·隐公七年》孔颖达疏引）说：“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县令之官）所止，皆曰寺。”正是说的这一情况。近年发现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有《西河长史所治离石城府舍》，《繁阳县令官寺》图画及题榜^⑤。军队里，将校以旗鼓为军门，戮人必于鼓下^⑥。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宁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图》于幕府门侧置建鼓，赭衣鼓吏执桴击鼓；又中室通往后室甬道绘有门大夫及鼓吏，举桴击鼓，题榜《鼓吏》，这是校尉幕府置鼓之例^⑦。《汉书·何并传》说，何并为长陵令时，



图二 《寺门击鼓》(拓片) 彭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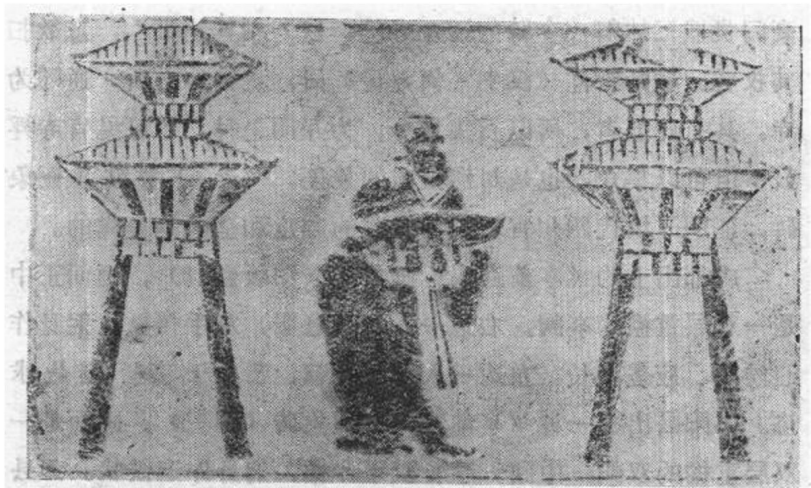
豪门贵戚王林卿“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刀剥其建鼓”，意欲扫其权威。颜师古注《汉书·何并传》曰：“诸官之所，通呼为寺。具有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可见官寺桴鼓不但可以集众，也是封建权威的象征。《寺门击鼓》画像砖，证明了汉代四川官署门前置鼓的制度和全国是一样的。

成都出土的《亭前迎谒》画像砖（图版壹：1），画面正中是一双层重檐的亭阙，右边一人身着冠服，双手捧楯，躬身作迎候状，应是亭长。左边一人手持桡戟，恭立于旁，应是求盗。德阳县出土一种《亭前迎谒》画像砖（图三），画面是一双层重檐的双阙，中间一亭长双手捧楯，躬身作迎候状。彭县出土的《亭前迎谒》画像砖（图四），与上图基本相同，所不同处，此亭无门檐。

秦汉时期，无论地方乡里或都会城邑普遍设“亭”，其目的是“徼循防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汉代乡间“十里一亭”，城邑有“都亭”、“街亭”。《汉书·百官公卿表》



图三 《亭前迎谒》（拓片） 德阳县出土



图四 《亭前迎谒》(拓片) 彭县出土

载，西汉时全国“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应劭注曰：“旧时亭有两卒，其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

《续汉书·百官志》说：“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刘昭注引《汉官仪》曰：“卫士、材官、楼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应合选为亭长。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弩、戟、楯、刀剑、甲铠。……司奸盗。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看来，亭长由年老还乡的兵士中选出，其职能当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故“习设备五兵”。亭长的名称因地区而异。《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应劭注云：“旧亭卒名弩父，陈楚谓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谓之求盗也。”亭长的职责还体现在迎送来往于亭舍的官吏，如《后汉书·逢萌传》说逢萌“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

谒，既而掷楯叹曰：大丈夫安能为役哉。”李贤注曰：“亭长主捕盗贼，故执楯也。”各地出土的《亭前迎谒》画像砖，亭长多是双手捧楯，与文献相合。《说文》段注：“楯，古亦用为盾字。”盾即盾牌，古时作战以蔽敌人刀兵之用。亭长因“主捕盗贼”，维护当地社会秩序，执兵器为常事，因而楯成了亭长身份的标志之一，当用于迎谒之时。这大概已成了迎送官吏的礼仪之器。

汉代的“亭”，又作为人们往来时的临时馆舍，汉代郑康成注《周礼·遗人》云：“若今亭有室矣。”可见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风俗通义》总言之曰：“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停，留也。今语有停留、亭侍，盖旅行宿食之所馆也。亭亦平也，民有讼诤，吏留办处，勿失其正也。亭吏旧名负弩，或谓亭父。”^③当时人们还喜欢在亭舍前迎送远方来去的亲友，即所谓“长亭送别”。

“秋射”和官吏出行

汉代各郡县政权，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防止“盗贼”破坏，抵御“外敌”侵扰，都保持一定的武装力量（常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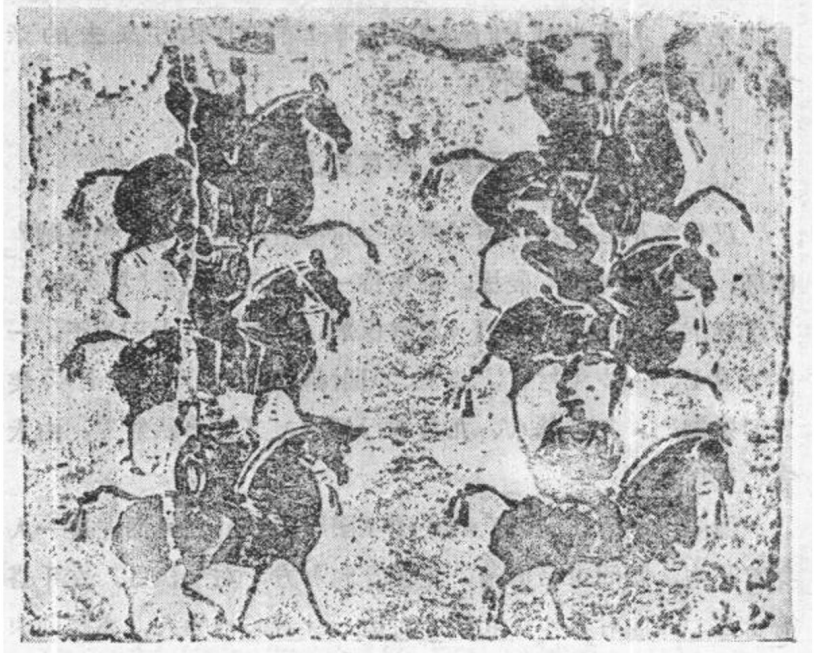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阵。”士兵要“习射御”。每年秋八、九月举行都试，又称“秋射”，由太守、都尉检阅。

德阳出土的《习射》画像砖（图版壹：2），画面左边一人身着长袍，腰间束带佩箭，正侧身向右方，右手执弓，左手搭箭于弦，面向对方作讲武状。右边一身着长袍的人，亦腰间束带佩箭，右手执弓弦，左手搭箭作习射状。这反映了当时四川

郡县官吏盛行的讲武习射。《汉书·韩延寿传》：韩为东郡太守，“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射御技能是检阅的主要项目。

汉代文武官吏出行，皆配有仪仗队随行，仪仗队规模的大小，由官吏的级别和权力来决定，此制一直盛行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汉代画像砖（石）反映了官吏出行时的盛况。

成都北郊出土的《骑吹》画像砖（图五），画面上有六匹彩头结尾的骏马，缓步而行。骑者头上着帻，各执乐器，前排左边一骑，手执幢麾，似为领队；前排居中者执槌击鼓；前排右边一人双手捧排箫而吹。后排居左边一人正挥臂击鼓，鼓上建羽葆；后排居中者似在吹竽；后排居右一人亦捧排箫而吹。此军乐队除领队外，当有排箫二，竽一，铎一，鼓一。成都站



图五 《骑吹》（拓片） 成都市郊出土